

續金華叢書



續金華叢書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續彙九

續金華叢書

記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寶林華嚴教寺記

越之飛來山寶林寺華嚴疏主清涼國師受度之所也世祖皇帝旣取宋遣大浮圖亢公號亢鐵背者訪求江南化佛靈僧遺跡所在首主茲山則斥爲禪居已久佛照大師文萃時方出世南塔以華嚴之學開導其徒亢公一見深敬服之亟拜牀下暨還朝以名聞有旨召赴闕稱疾弗行乃命復寶林故額定爲華嚴教寺授以師號錫以金襴法衣俾爲住持至元二十一年冬十月也佛照仰聆帝制入踐祖庭掌握圓宗垂芳七葉今住持大同謂寺之廢興略見於舊記而所書或止於一時之事莫詳其沿革之顛末或有當屢書而未及書者爰伐石屬潛備記之按郡志飛來山在府東南二里所一名龜山一名怪山東晉僧曇彥與許詢造塔其上宋僧惠基以皮道輿所施宅建寺其旁梁岳陽王詒帥越因見彥而自悟爲詢後身遂增廣其故

宇爲母寶林夫人祈福號寶林寺唐光宅中更名光宅開元間仍名寶林中廢於會昌而重興於乾符以應天爲額宋乾德初僧皓仁卽故址創新塔九層八面其高二百三十尺塔附於寺同號應天熙寧末俱以災燬郡守程師孟爲恢廓其規制而一新之侈於前者三倍且奏請以禪僧居焉賜名寶林十方禪寺其後改崇寧萬壽而又更崇寧爲天寧改報恩廣孝而又更廣孝爲光孝紹興中寺毀于災久而復完乾道末加以塗墍藻繪而其華好爲東南列刹之冠然自是登載於文字間者希闊寂寥其盛衰莫可考己佛照之來教席旣正道價益隆嚮慕而至者樂以田歸之復舊增新隸於本郡及慶元嘉興諸莊者總爲田五千餘畝土木之功窮壯極麗山川改觀人天具瞻春期夏講學徒鱗集山有石井下與海通水有神鰻隨潮隱見教禪易置靈應久虛至是井之涸者復潮鰻之隱者復見豈偶然哉佛照遷杭之慧因而佛衍大師法昌以至元三十年來補其處架傑屋於法堂之北以間計者九大德元年佛惠大師元啟繼之塔尋復以

災毀役殷費鉅未易致力乃先營庫堂及護伽藍神之祠至大四年
佛日大師時遇又繼之復慶元莊已得而隨失之田三千餘畝闢文室
構鐘樓植牌軒繚以修垣限其內外立莊舍置船坊百廢具舉駙馬
都尉審陽王函經一大藏以施焉惟雲堂已簡材而未克僦工泰定
二年慈明普慧大師廣宣來主是山塔賴以新而雲堂亦成王公克
敬于公九思前後爲郡交相其役同郡僧本立佐其費尤厚燈油有
局則耆舊僧德馨捐田五十畝創爲之元統元年繼宣者志學又治
經藏作庫廳重紀至元之四年秋天同以佛照之孫佛日之子嗣領
教事飾佛菩薩像葺羅漢堂設無盡燈觀西廡之腐敗摧剝悉撤去
而更爲列屋環於雲堂之後標其外曰南齋揭其中曰草堂每一室
爲一齋皆有扁榜來學之衆雷動雲合不減佛照時刻華嚴行願疏
金剛助顯錄使因疏以通經修首楞嚴期使由解而起行以古今名
賢或詠歌其登臨之勝或紀述其興作之勤聚而刻之曰寶林編以
備山中故事焉潛竊惟寶林之易教爲禪適千二百甲子而江南之

版圖歸于職方金輪御宇表章教乘佛照一旦光膺上眷不聞先猷教基以之而永存宗風以之而大振蓋有數焉非人力之所能及也昔佛照問道於月堂瓊公告以此事自有時是雖語佛道之長遠世間盛衰得失之故何莫非時之所爲哉追敘廢興以記千載難逢之會其辭之繁而不殺有不暇計者矣國師道在遺書行在別傳佛照設利所藏亦自有銘此不著佛衍佛惠皆出旨授佛日則帝師所畀云若夫山與寺之所以名舊記多本於越絕吳越春秋而又參以傳聞之異辭今無所從質姑俟續郡志者訂定焉

龍興祥符戒壇寺記

杭州龍興祥符戒壇寺梁大同間郡人鮑侃捨宅以建也初名發心至唐而更其號曰衆善曰中興曰龍興宋制諸州咸立大中祥符寺而茲寺例賜新額寺蓋律刹故有戒壇今遂合而稱之曰龍興祥符戒壇寺云按圖志寺基廣袤九里有奇其子院有天佛諸天二閣而戒壇有院又有鐵塔及大小石塔錢王九百九十眼井寶靈芝大智

律師受經之地觀眉山蘇公南豐曾公上元所題紗籠銀葉錦帳紅雲之句其規模之宏廓盛麗可知也建炎南渡金人擁重兵薄城下城陷寺毀而地入於官因斥爲御前軍器所民居往往錯峙其間惟存西南一隅以爲寺國朝至元十三年宋社旣墟寺亦鞠爲荆棘瓦礫之場二十一年中菴吉公令其徒請于郡府願入錢餽地仍置僧坊以續其香火使勿絕事下有司覆驗得鐵塔一石塔二古井九與圖志合知爲寺之舊址無疑乃給券書悉以其地五十九畝九分歸于本寺二十五年江淮福建釋教都總統所被上旨凡故所有寺而今弗存者俾復爲寺於是祥符始得鐫其歲所入錢而以地爲寺之永業時吉公方主明慶法席而敬堂恭公久居明慶歷典要職譽望素浮於人爰舉以爲住持二十八年也恭公旣蒞事卽扣已橐得錢數十萬緡召匠簡材百堵皆作未幾而佛殿觀音閣方丈之室演法集僧之堂棲鐘之樓門廡倉庫齋庖漏室靡不畢備爲屋總若干區穹簷廣霽傑棟修茱藻繪髹彤照映城郭遂爲一郡之大招提慮無

以給其食則置田若干畝於吳中爲役至殷爲費至鉅皆恭公身任之名雖因舊以爲新實則創造也大德四年工告訖事有以恭公之名聞于上者欽承睿旨加護有嚴而帝師亦畀以智光普覺之號至治元年恭公告寂勲公嗣再傳而爲秀公秀公視恭公爲曾大父以重紀至元之四年來補其故處恆自以弗克負荷爲懼捐衣孟之資作輪藏覆以大厦而函經以實之設十八大阿漢及律宗諸祖之像嚴奉如法且作別院于城西以祠恭公謂恭公起廢之功久未有述乃伐石來徵文以爲記夫宇宙間事成壞有時其所由廢興則存乎人耳祥符之爲寺十有餘歲而廢又百有餘歲而聖人御世佛日再中恭公之生人與時會用能以廢爲興熾然建立如此秀公夙承囑累而不忘纂修其所已成彌縫其所未及恭公可謂能得人矣寺之大者舊亦恭公弟子而僧衆得度於恭公秀公者十數他日恢弘祖道扶植教基固當代不乏人也

報恩萬歲教寺興造記

華嚴疏主國師安住於清涼聖境叩妙德以凝神觀徧吉而覃思窮
探祕藏敷暢圓乘由賢首上遡龍樹馬鳴以達于大雄氏聲教所暨
自北而南三吳法會之盛以平江之報恩萬歲教寺爲第一刹考諸
郡志則錢氏闢通玄之遺址揭支硎之故額已不啻四百餘年逮入
國朝其規制日益侈大蓋清涼後口世爲圭峰密又口世爲晉水源
又七世爲佛日崧而茲山之爲賢首教寺則始於佛日是爲開山之
初祖凡五世至今住持廣宣祇承祖訓普接羣機談塵一揮學徒雲
合闡揚之暇視其簷雷摧毀階圯圯夷像貌欹傾金碧黝昧懼因循
滋久而葺治之不時亟叩已橐爲之倡以來衆施於是豪宗貴族至
於士庶之家相與輸財薦貨而壯者効其力巧者獻其技簡材運甓
扶土設色百廢聿興而內外爲之一新畀以田五百八十畝有奇而
華薌糜粥蔬茹湯茗之須靡不畢具三門前峙高仞顯敞入天八部
出入無礙樓閣之開不勞彈指也兩廡旁列深靚廻複五百應真涌
現其間聲聞之身衣不弊垢也殿以妥辟容堂以演真詮而棲淨衆

種種莊嚴絢耀華好菩提之座無異於忉利天也倉廩之充盈齋庖之豐足猶以衆香國土世尊所食之餘施作佛事於娑婆世界也謂世間之相成壞靡常扶植教基是在來者假茲貞石謁辭圖堅夫靈心絕待非有方所有漏之因去聖尚遙丹青土木何關於一大事乎然而法藉人宣人必依處欲因處而知其人故不壞外緣能因人而知其法故悉成妙境卽事皆理無處非真實相宛然非成非壞世俗文筆固不足恃以爲永久也描盡虛空徒勞藻績而已廣宣字無言族某郡某氏其來泣法席以至正二年夏六月被璽書加護則其年某月云

虎丘雲巖禪寺興造記

自佛學行于中土法幢所建必天下之名山莫不侈爲寶構華居以宅夫形勝蓋以表靈山之未散作大衆之依怙俾來者親相而生信也丹青土木之事雖若涉於有爲而事之與理不相留礙推理而適於事清淨覺地卽大伽藍混事而歸於理積土聚沙皆已成佛一切

世間成住壞空之相固未有出於心境之外者苟非乘方便力遊戲如幻安能具大莊嚴爲無上之勝因也哉吳郡西北有山曰虎丘或謂之海湧山有大招提曰雲巖寺山之所以名寺之所以立悉見于圖誌山則吳王遺說之所託秦皇轍迹之所屆劔池及試劔石在焉寺則晉王氏昆弟司徒珣司空珉所施之別業生公講經處點頭石千人座在焉宋至道中始以寺爲禪刹皇祐初又更爲十方住持紹興間長老比丘隆公以圓悟嫡子坐鎮茲山法席鼎盛東南大叢林號稱五山十刹者虎丘實居其一大慧以法門兄弟相依最久繙經有室容聲儼然繼以雪庭晤堂松源笑翁諸宿德唱道其中而宗風愈振纂承基緒代不乏人而支傾樞仆日不暇給際今昌辰尊崇像教猶或失於因循未克大起其廢重紀至元之四年今住山明公嗣領寺事始增飾佛菩薩阿羅漢執金剛神更造文殊普賢觀世音三大士繕治舍利之塔經律論之藏範美銅爲巨鐘視棟宇之摧墜蠹敝者或因或革百役並舉大佛殿千佛閣三大士殿藏院僧堂庫

司三門兩廡古木寒泉劍池華雨諸亭則完其舊祖塔衆寮倉庾庖
福宴休之平遠堂遊眺之小吳軒山之前爲重門則改建使一新環
寺爲渠六千餘尺煙於客土水過弗行則疏淪之凡其費一出於經
用之資財而集衆施以助其不給方謀伐石築隄屬于城闔以復唐
刺史白公故迹未及庀工而明公遷主本郡之承天能仁禪寺爰序
其成績來取文以記焉明公材周而智圓觀一切法皆佛法未嘗於
一法中妄計無爲有爲而生欣厭故其經度指授久而弗懈閱七年
如一日宜有以潰于成而不愆于素也前作後述是在來者可無以
告之使勿墜其已成之業而益廣其所欲爲之志乎記爲興造而作
山川風物之美著于前賢紀詠者此不復出焉

平江承天能仁寺記

平江承天能仁禪寺在府署北之甘節坊梁天監初衛尉卿陸公僧
瓚捨宅以建也初賜名重玄陳隋之際燬至唐而復廣德初加號廣
德重玄遺廢於會昌末重興未幾而又燬至後唐而復宋咸平間更

一新之大中祥符初始賜額曰承天宣和中乃改其額曰能仁南渡
後燬于建炎末而復興於紹興間淳熙初始定爲禪居皇朝因之而
悉蠲其租賦差役曰承天能仁者並有其故額也先是嘗於大界相
之內析其地爲寶幢永安龍華廣福四院久之復歸于一尋又別立
圓通禪院於其後而分立寶幢永安兩教院於其前凡建置沿革興
廢興之故可見者如此其易律爲禪也妙菴宗公爲開山第一祖繼
之者有若無門覺菴諸公皆以名德爲世師表法會甚盛珍樓寶閣
紺殿緇廬雄踞乎萬井中而隱然爲一大叢林五山十剎殆無以寓
也仍紀至元之元年冬十有二月寺厄于災惟無量壽佛銅像及盤
溝祠靈祐廟獨存佛身丈有六尺邦人所共瞻依盤溝靈異之蹟尤
著靈祐則衛尉之女不嫁而精於梵行以經營寺事而祀爲護伽藍
神以祈禱有應而賜廟額累封慧慈靈感顯佑善利夫人者也烈焰
熾然而不與劫灰俱化人知爲重興之兆矣顧法席久虛越三歲莫
有任起廢之責者行宣政院詢于僉言俾廬山開先南楚說主之其

至以四年冬十有二月僅以衣被坐具一布囊自隨聞其風者輸財薦貲川赴山積召匠簡材首建大殿殿楹之高百三十尺其大圍十有五尺厚棟修栴曲欒方栴成與楹稱楹之表上至屋極又若干脩去其崇若干尺廣加其脩若干尺像設繪事種種莊嚴搏土設色皆出國工之手殿之後有萬佛閣其楹加於殿楹三十尺閣爲間五而東西朶樓爲間四隆其中而殺其旁縱橫修廣各中于度其上列十五大蓮華一華一佛一一華瓣亦各有佛以足萬數下施機輪可以運轉奇詭殊特昔所未覩範銅爲巨鐘至萬八千斤比舊加三之一會南楚升居徑山所作無量壽觀世音護伽藍神三小殿及演法集僧之堂三門兩廡厨庫之屬皆弗克視其成他所宜有而未及爲者猶多也今住持雪窻明以至正四年秋九月由虎丘遷主茲寺亟捐衣孟之貲構經鐘二樓各爲間者三其崇十有七尋脩廣稱是棲經有藏塗以純金一柱八面納風五百天神環繞力士翊扶幡蓋香雲繽紛氛蔽達官大姓好事之家觀者莫不目眩心駭爭投錢幣以助

勝緣雪窻之經畫相勞靡憚其勤甫及三歲土木之功秩然有序以
老病厭理繁劇悉哀衆施併傾已橐以授提點僧而退處虎丘之東
菴八年冬行中書省謀於行宣政院輓之復出遂以九年春三月再
正法席增飾萬佛創造四臂觀世音四天神王護伽藍神補畫正殿
之八十四龕廡下之五十三參朽塏瓴壁縝壯礪密髹彤金碧絢耀
華美厨堂庫院什器之須纖細畢備南楚之弗克視其成者至是可
以無憾矣斥大方丈爲間者五上爲重閣下爲廣堂前爲廳事而蒙
堂有位衆寮有閣倉庾漏室亦次第告成南楚之未及爲者雪窻無
不按其法之所宜有而伸其志之所欲爲雖曰前規後隨而功實倍
之南楚之成其始者奎章閣侍書學士內翰虞公記之而雪窻之成
其終者未之有記於是其徒奉事狀屬潛書而刻焉阿含經世尊說
若能補故寺是謂二梵之福南楚虎巖適嗣雪窻以晦機笑隱爲師
友相與紹隆祖道扶植教基期與國家億萬斯年永永無極是用假
方便力示現有爲不離世間法而入第一義豈止可資二梵之福而

已雪窻之功倍於南楚而潛於虞公無能爲役何以贊一辭哉姑序其歲月便來者有考云爾

思谿圓覺法寶寺舍利塔記

吳興城東三十五里思谿之上有大叢林號圓覺法寶寺住山文粹重建塔成伐石屬潛書之用圖永久按狀宋崇信軍承宣使王公永從宣和間仕于朝慈受深禪師時住慧林永從暇日數與之游而咨決心要間語及有爲因果禪師言起塔之功德最勝蓋舍利所在則爲有佛也永從既謝事而歸則捨家造寺建塔迎禪師爲之開山其後永從子孫日益衰悉取故所施田而寺遂廢淳祐間觀文殿學士趙公與簞捐金錢畀之使以田復入于寺且繕葺其棟宇寺以復完國朝至元十三年塔與寺屋俱燬于兵雖屢易主僧率皆苟簡架漏取足自容僅存其香地弗絕而已皇慶二年梓實來罄已貲集衆緣大治土木作殿堂門廡及齋廬庖廩之屬爲屋總若干區惟塔之役甚鉅久乃克致其力因舊爲七級而增新爲八面飛金湧碧巍煌中

天闌楯外周龕室內秘華燈寶鐸交輝和鳴睟容密語妥置如法緇
白四衆瞻仰讚歎以爲多寶全身已滅而復現也在仁宗時西天竺
嘗以古佛金剛座石製塔方廣若干寸函舍利來獻詔以賜魏國趙
公孟頫魏國尋以歸于梓俾永鎮茲塔而祈福報上至是諏吉奉安
惟謹故所有辟支佛齒骨舍利亦并藏焉起天曆二年春訖至正二
年秋凡十有五年而告畢工其秉心也專肆力也勤矣潛竊惟事之
廢興係乎時物之成壞關乎數不囿乎時與數而歷刼長存者其惟
夙昔所發深心大願乎異時之眞僧上士有出沒人間三世而後合
浮圖之類者今乃以十有五年之頃熾然建立如此不啻事半而功
倍自其異者而言之時與數誠若不齊自其同者而言之本願則均
是故應知三世非遠十有五年非近虛空有盡此願無窮矧今眞身
法塔爲聖人出乘機緣之遇合而來止于此願力所感殆非偶然視
昔輪王天上人間龍宮海藏之所分貯一卽八萬四千八萬四千卽
一光明之聚遍法界無所不照其功德爲異爲同雖有巧智莫能分